栏目主持：霍晓蕙

菩萨蛮

李清照

风柔日薄春犹早，
夹衫乍著心情好。
睡起觉微寒，
梅花鬓上残。
故乡何处是，
忘了除非醉。
沉水卧时烧，
香消酒未消。

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名家创作访谈(五)

王小晖：风柔日薄春犹早

□ 本报记者 霍晓蕙

风柔日薄春犹早 王小晖 68cm×136cm

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诗书画雅集已过去两月有余，系列访谈仍在进行，温度未曾消减。画家们从古典意味中衍生的纸上意趣各有不同。在王小晖笔下，是一派风柔日薄的平稳冲淡之景，在这样的情境里，心情似云淡、似风轻，也夹杂着几许寂寥，恍惚又清醒。

在诸多的清照诗词中，王小晖选择这句“风柔日薄春犹早”来描绘，恰是因为这句词以清淡、简省的文字“轻描淡写”，情感色彩强烈却又有所羁绊，似一股清泉从心底涌出，随即又轻轻收住，化作涓涓细流。

古典诗词中，王小晖钟爱李白和杜甫，从他们的诗意中觅得画意再自然不过。对于李清照这位伟大女词人其人其句，王小晖也曾多次尝试描绘，但却一直未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“角度”。所以几年前接到李清照纪念馆的专题创作邀请时，尽管她心里颇有些遗憾，但也只好拒绝了。参加这次关于清照词意的“约绘”，和书画界几位相熟的画友依题各自创作，像是一次很别致的“考试”，心里有些小兴奋：是时候找到那个“角度”了。起笔前，王小晖查阅了大量图片资料，再次印证了她以前就发现的一个现象：画家们画李清照，容易从女词人“悲”的角度切入，展现其爱国情怀、丈夫气概的也不少，而李清照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浪漫，特有的安然闲适的情调，却较少被画家们所捕捉。“那么，我就表现李清照闲散的一面吧！”角度找好了，“风柔日薄春犹早”这句词恰好延展成一个轻松愉悦的画面：在这早春时节，卸去冬装，换上夹衫，走进春风里，看看这柔和美丽的光景吧。完成后的画面，色调很素朴单纯，说是游春图也好，赏春图也可，通过对人物表情、眼神的刻画，将一位知识女性对良辰美景的感触细腻呈现。王小晖并没有试图通过画面“讲故事”，“故事”交给李清照的词吧，交给观众去想象吧。词意画的魅力和独特之处就在于此，它有三个作者，一个是词人，一个是画家，另一个是观众。

王小晖的一个闺密曾这样评价她：青年时是个大女人，大格局大情怀，没有小情调；中年时是个小女人，小雅小趣，信手拈来。的确，她早期的创作如《霜晨》《摇篮》《共剪西窗》等都将视野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，近年来，在着眼重大社会题材的同时，她的绘画则更多地展示出女性的情调，让人感觉到一个画家生命的诗意和圆润。

在王小晖的心里，凡美丽的生命都是充满诗意的，生活里的浪漫处处可寻。她怀着一颗欢喜的诗心，以灵动的线条去勾勒古典和现实中的美丽的女性，在对情韵的捕捉中，低吟浅唱着诗意的生命。

蕴藉含蓄的情绪并不需要施以浓墨重彩，所以王小晖的写意仕女画以“清淡的抒情”而见长。“我画画有个特点，人物是具象的，背景是抽象的。”王小晖说，从自己上大学搞创作时，就有这样的一个“抽象背景”的倾向，潜意识里是不愿意把背景画得“实”从而把空间固定住，后来在创作里，这种“抽象背景”越来越明晰，要么抽象，要么干脆空白。“老同学、老画友梁文博说过我的画是‘蜻蜓点水’，我所追求的是国画里的‘笔不到意到’。”

王小晖曾是全国美展的“获奖大户”。她先后共参加过六届全国美展，多次获奖。今年9月，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，却未见王小晖的作品。原来她又有了新的探索——以漆画《花雨》入展第十三届全国美展漆画展。这幅作品以三个女孩为表现对象，以抽象元素、平面构图来呈现春花烂漫时节的一个浪漫场景。

漆画植根于中国传统漆艺，和工笔重彩有某种相通之处，但工艺比重彩还要复杂些。王小晖画过瓷板画，那种窑变后的未知性让她着迷。几年前，漆画也吸引了她，这种和工艺结合的创作在她看来“迷人极了”，“除了宣纸之外，我想尝试更多的材料。”她说。

至于新的创作计划，王小晖说，中国传统的绘画题材取之不竭，今后会创作更多的词意画。

王小晖 1956年生，山东济南人。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主席。

徐永生：余生犹待晚来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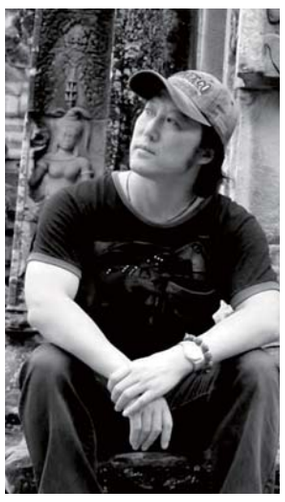
□ 本报记者 李可可

声声慢

李清照

寻寻觅觅，
冷冷清清，
凄凄惨惨戚戚。
乍暖还寒时候，
最难将息。
三杯两盏淡酒，
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？
雁过也，正伤心，
却是旧时相识。
满地黄花堆积，
憔悴损，
如今有谁堪摘？
守着窗儿，
独自怎生得黑？
梧桐更兼细雨，
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
这次第，
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晚来风急 徐永生 68cm×136cm



徐永生 1959年生，山东省莱西市人。现为山东省文化馆副馆长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人物画艺委会副主任，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，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。

徐永生说，《晚来风急》可能是他仕女画中最悲凉的一幅了，作品完成后，情感竟然不能立刻抽离出来。该幅画意出自李清照词《声声慢》，是徐永生应大众日报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主题创作之邀而绘制。

此处的思念痛彻心扉，以至于很多人虽然熟悉《声声慢》，却不愿意把那句“凄凄惨惨戚戚”读出来。那时李清照被迫南渡，40多岁的人也算成熟了，但是山河破碎，风雨飘零，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谁都是焦灼无助的，所以不惑之年再诉愁肠也是正常。梁启超评论这首词说：“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，非本人不能领略；所以一字一泪，都是咬着牙根咽下。”

在之前的作品中，徐永生更乐意营造轻松欢快的氛围。环视他的画室，每幅作品都不是孤立的，云和水从这幅画流到那幅画，互为首尾，彼此萦绕，无论什么样的尺幅和题材，它们之间都在呼应和贯通，观之赏心悦目。罗汉的红色衣襟飘进山林，山中的丝丝雾气漫过人身，连石头仿佛都在欲言又止地涌动。行云流水的婆娑世界，整体看却出奇的安静，画家恰到好处地定格了动静间的须臾。这是徐永生经过数十年笔墨探索，给自己寻得的语言基调。暂时的定格不等于停格，对于一向追求唯美的徐永生来说，寻找新角度、新样式、新趣味是永远的方向。这次的《晚来风急》也算是个特殊尝试。

与画家其他的作品相比，《晚来风急》的独特之处不单单在于换了个悲凉色调，更重要的是，画家给作品赋予了更多的叙事性。有过10年连环画创作体验的徐永生，善于一笔万言。

人们吟诵《声声慢》的时候，眼前出现的往往是室内的场景，而徐永生别出心裁地让李清照来到更广阔的室外。风也好，云也好，依然充满着动感，好似活了一般，它们的气息流动在凋零的季节。荷茎细小，枯叶低垂，飘落的梧叶如倦鸟急归却振翅难飞，一派萧杀中，女词人姣好的面容仿佛一抹亮光，照射着岿然不动的坚强灵魂。可以嗟叹、可以垂泪，但决不屈服。富有装饰味的帽子抵挡着晚来风急，她好像宁可亲历风雨，也不愿一直蜷缩在小小蜗居。右侧的房屋相对低矮，小家在现实的巨石前显得如此逼仄，所以人必须来到开阔处透一口气。李清照是个文人，但她骨子里，更是一位左手拈花右手舞剑的女侠。

徐永生的画基本都是灰色调子，追求静和雅。他的山水讲究韵味，注重律动感，并且仙气萦绕。他吸收了陈老莲、任伯年的造型和用线风格，线的多样性和装饰性在画面中十分突出。或许一条线就能把基本形交代清楚，但多条线可以合体为生动的表情；一根线是写生，数根线就是语言，是画家独有的造型感。这些元素在《晚来风急》里有典型的体现——帘卷西风，南旋北转，衣衫层叠，黄花初绽，都是以排线为媒介、为血脉，往来疏密，丰富又自然。

徐永生注重写生，并习惯把写生与创作相结合，因此他的山水看起来都在舞蹈，生机昂扬。前段时间，他进行了一些油画写生，画得好自在、好开心、好享受！薄薄的颜色透着浓浓的韵味，笔触里都是无忧无虑。拥有这种心境的人，也总是愿意分享。这次参加大众日报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主题创作，徐永生画了凄风冷雨中的李清照，内心却盼望能把宁静与温暖送给她，把取自山川日月的生命力馈赠她。他想在画中述说女词人丰富的一生，而不仅仅是某一刻。其实人的生命是有基调的，这个基调可以自己定；在美术作品中，基调由画家定。

所以此李清照或许非彼李清照，但可能是更好的李清照。

2006年，徐永生去了印度，回来后开始尝试罗汉题材，后来又跑了3趟敦煌。因此他笔下禅意、古意兼具，东方韵味与西域风情并存。他的山水、罗汉、仕女、高士都有明确的徐永生印记。为了寻找和明确那些印记，他付出了几十年的探索工夫，在笔墨的世界里争分夺秒、深耕细作。作为山东省文化馆分管业务和行政的副馆长，他的事务相当繁忙，但他是一个懂得珍惜和把握的人，每天下午四五点以后别人都准备下班的时候才开始画画的他，觉得很快乐、很满足。画意难耐，他出差还总是带着小本子画速写，“这是日课，不是任务。”

晚来风急吗？不怕晚，也不怕风急，16岁下乡，27岁开始画连环画，进过银行、当过汽车兵的徐永生有丰富的阅历，最后“定身”在山东省文化馆，一干又是38年。他深深地知道，人生最关键的就是抓住当下。画画是他的初心，能够实现并且坚持下来就是幸运。如今可以以墨为酒，一杯敬明月，一杯敬朝阳，夫复何求呢？至于命运的东西南北风，李清照一个弱女子都能扛得住，我们又何谈不堪与辛苦？或许振翅一飞，凭借的就是那阵逆风。所以，此风无妨，此风可待。

山东新闻美术馆